

老舍文集

第十六卷

老舍文集

第十六卷



老舍与外孙女(右)、孙女(左)一九六六年于北京寓所



一九六三年十月《出口成章》的序言手迹

第十六卷

目 录

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	1
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	2
一 不怕，不慌	2
二 多改多念	4
三 怎样运用口语	7
四 写透一件事	12
五 突出主题，安排材料	15
六 谈人物的刻画	22
怎样写快板	28
出口成章	43
序	44
人、物、语言	46
语言、人物、戏剧	49
人物、语言及其他	56
语言与生活	64
话剧的语言	70

儿童剧的语言	74
戏剧语言	77
对话浅论	93
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	100
学生腔	116
谈叙述与描写	119
人物不打折扣	124
文病	127
比喻	130
越短越难	133
谈简练	137
别怕动笔	143
谈读书	148
看宽一点	151
多练基本功	155
勤有功	159
青年作家应有的修养	164
谈相声的改造	182
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	189
大众文艺怎样写	198
“现成”与“深入浅出”	212
《骆驼祥子》序	218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220
鼓词与新诗	224

暑中写剧记	230
老舍选集》自序	237
老百姓的创造力是惊人的	244
介绍北京相声改进小组	246
谈《方珍珠》剧本	248
谈《将相和》	252
《龙须沟》写作经过	256
《龙须沟》的人物	258
新文艺工作者对戏曲改进的一些意见	265
散文并不“散”	284
怎样写通俗文艺	291
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	296
我怎样学习语言	305
谈文艺通俗化	312
充实我们的学识	317
谈用字	321
《离婚》新序	323
民间文艺的语言	325
北京的“曲剧”	328
学习民间文艺	332
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	341
《龙须沟》（修正本）序	358
请多注意通俗文艺	359
诗与快板	367
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的问题	375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工作总结报告	377
纪念英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菲尔丁	386
谈“粗暴”和“保守”	390
《红楼梦》并不是梦	394
《骆驼祥子》后记	400
《北京文艺》发刊词	401
关于阅读文学作品	405
大力推广普通话	409
什么是幽默？	415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418
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	427
《西望长安》作者的话	431
《十五贯》改编说明	433
谈讽刺	435
关于语言规范化	439
《老舍短篇小说选》后记	447
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	448
救救电影	455
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	458
文学语言问题	468
论悲剧	484
祝贺	488
谈诗	490
谈翻译	495
文学修养	499

《老舍选集》俄文译本序	505
多写小小说	507
谈《茶馆》	510
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512
把红旗插到评书界	515
谈文字简练	518
“厚今薄古”及其他	521
先学习语文	526
大家合作	529
我的几句话	541
我为什么写《全家福》	547
土话与普通话	549
十年笔墨	551
相声语言的革新	556
简评演技	560
古为今用	562
我的经验	567
热爱今天	572
谈《林则徐》	579
观戏简记	582
喜剧点滴	584
要真钻，也要大胆创造	588
一点小经验	590
好戏真多	593
谈《武松》	596

一点印象	600
读了《娥并与桑洛》	604
读《套不住的手》	608
《新生》简评	612
选择与鉴别	616
散文重要	621
喜剧的语言	624
习写喜剧增本领	627
健康的笑声	629
三多	632
风格与局限	635
题材与生活	638
谈《阴阳五行》	641
文章别怕改	643
从盖老的《打店》说起	645
对曲剧的发展说几句话	651
谈谈文艺创作的提高问题	653
《郝寿臣脸谱集》序	661
舞台花甲	663
学一点诗词歌赋	665
本固枝荣	668
多编好相声	678
创作的繁荣与提高	685
说好新书	696
新《王宝钏》	701

文学创作和语言	706
人物、生活和语言	720
戏剧漫谈	727
《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序	735
深入生活，大胆创作	736
《北京话语汇》序	740
谈快板	742
银幕上的《一百个放心》	746
与日本友人的一次谈话	750

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

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

一 不怕，不慌

先说“不怕”。有的人学习写稿子，拿起笔来就害了怕。他以为写稿子一向是文人的事，所以写起来必须多转文，多要笔调；要是光写大白话，一定教人家看不起。于是，他就皱起眉来，本来要写“今天天气很好”，却怕不够味儿；想来想去，写成了“满心兴奋的我，觉得今天天气是伟大无比的”；反倒不像话了。

沉住了气，不要怕，写大白话就好。大白话是咱们嘴里的活语言呵！学习别人的作品是有好处的，但不要专从别人的文章里去搜集漂亮的字眼，硬来装饰自己的文字。那样，一不留神，反倒弄得词不达意了。我们都会说话，就让我们说自己的话吧。说得明白正确，比乱用一些修词好的多；说得简单有力，比说得啰苏累赘好的多。简单明确的文字是好文字，乱用修词的文字不是好文字。不要怕自己掌握的词汇少，写出来的字句不文雅，就放下笔不写。我们要自信能用自己的话，明白清楚地写出文章来。真话、明白话，比什么都好。不必要的形容，不但不能教文字美丽，反倒破坏了文字的简单朴实。我们说，“我们热爱伟大的祖国”，因为我们的确热

爱祖国，我们的祖国也的确是伟大。假若我们说，“我们热爱伟大的苹果”，就不大对头了。乱用字是个毛病。我们的窍门是要凭我们自己的言语，写出干干净净的好文章来。

现在说“不慌”。写下来的大白话跟嘴里的大白话不能完全一样。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随时地补充、改正、重复，所以虽然说得不完全联贯、顺当、干脆，可是也能对付着把事情说明白了。写文章可没有这样的便利。写下来的话必须顺当、干脆、贯通一气。因此，我们写稿子千万不要慌。我们必须要先好好地想一想。想一想要写什么，和怎样写。比如说，我们要写一篇东西，报道在“五反”运动之后，工人们怎样积极地搞生产。我们就不必多写“五反”运动里的经过情形；那些情形已是人所共知的，不必再说一遍；我们主要地是报告今天怎么搞生产。这样，我们就可以三言两语地介绍一下，像：“五反运动结束了，我们的厂里有了新气象，”即可转入正文，不拖泥带水。

这样决定好，我们还要想是借着一个积极分子的模范事迹说明搞生产的热情呢？还是把全厂所有的新气象全说出来呢？我们必须先有个决定。有了决定，才能布置这篇报道的全局。要不然，就会东一句西一句地随便扯，不能成为好文章。尽管我们要只写二三千字，也须先写出个提纲，安排好头一段说什么，第二段说什么……。有了提纲，心里有了底，写起来就能顺理成章；先麻烦点，后来可省事。

按照提纲要写第一段了，还是别慌。先要想想这一段都说什么，把要说的都在心中盘算过，然后再动笔。练习写稿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有了上句，没有下句。那是因为想

一句就写一句，不晓得盘算全段儿。想起一句说一句不是好办法，那很容易写得前言不搭后语，勉强凑成一篇也会是胡涂文章。

盘算好了一段，就按着我们自己的语言写下来。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这一段话写得清楚明白，既不东一句西一句那么随便扯，又不绕着弯子去找我们自己不完全了解的字眼。呵，我们要是能用自己的话写出一段清顺的文字来，那真够快活的！

二 多改多念

文章必须修改，谁也不能一下子就写成一大篇，又快又好。怎么修改呢？我们应当先把不必要的话，不必要的字，狠狠地删去，像农人锄草那样。不要心疼一句好句子，或一个漂亮字，假若那一句那一字在全段全句中并不起什么好的作用。文章正像一个活东西，全体都匀称调谐就美，孤零仃的只有一处美，可是跟全体不调谐，就不美。比方说，一个人长得并不俊，服装也不整齐，可是戴了一顶极漂亮的帽子，那能教他变成美人吗？不能！文章也是这样。“愤怒的葡萄”呵，“潺潺的流水”呵，单看起来也许不错，要是放错了地方就不中用；删去它，别心疼！若是整段可有可无，整段就都可以删去。文章必须简练经济，不要以多为胜。一句话说到家，比十句八句还更顶事。不着边际的话一概要删去。

这样“锄”一两遍，看一看全篇已经都联贯清楚了，再细细修改字句。首先，要把不现成的字，换上现成的字，把

不近情理的字，换上近情理的字。比方说，我们的小猫在屋中撒了一泡尿，我们便写“这使我异常愤怒”，便似乎不大近情理；不如说“我有点生气”。一个爱洁净的人是可能因小猫这个举动生气的，可不见得就“异常愤怒”。反之，我们听到帝国主义的飞机滥炸平壤，而只“生了一点气”，并不“愤怒”，就不近情理。要打算教文章带感情，能感动人，我们必须揣摩我们的话语近不近情理。

文章通体都顺当了，我们须再加工，起码教重要的句子有力量，带感情。由心里说出的真情实话必定有力量。文字的力量来自我们的思想与感情，不来自从字典辞源找来的字汇词汇。我们的思想好，感情厚，我们就一定能教普通的话变成很有力量的话。在我们和人争辩的时候，我们不是也说普通话么？可是往往很带感情。写文章也能够这样。我们要相信自己，确是能用大白话说得一针见血，我们就敢放胆地下笔了。我们写稿子要有斗争地主、奸商，或贪污分子那样的勇气，一句话把对方说得低下头去。我们会说这样的话吗？会！好，为什么不把这样的话放在文章里呢？心里的真话——有思想有感情的话——是文艺作品的话。

为多修改就须多念自己的文章。这里所说的“念”是朗读的意思。文字写在了纸上，我们不容易知道它们的声音好不好，音节好不好，用字现成不现成。非出着声儿念不可。嘴里念，耳朵听，我们会立刻听出文字的毛病来：有的句子太长了，应当改短；有的句子念着绕嘴，必是音节或字眼安排得不对劲，要设法调换修正；有的句子意思好，可是念起来不嘹亮，不干脆，听着不起劲，这必是句子的结构还欠妥当，

或某几个字不大现成，应当再加工。一个好句子念起来嘴舒服，耳朵舒服，心里也舒服。我们拉胡琴必须先定定弦。我们朗读文章，正好像拉拉胡琴，试试弦，声音不对就马上调整。

念给自己听是个好办法，可还不如念给别人听。别人的耳朵有时候比咱自己的更可靠。特别是诗和话剧，一个字用的不好不对，听者马上就会感到别扭。我们必须要求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先能教别人听得明白，然后更进一步教别人听了挺过瘾。可千万别把自己的文章藏在口袋里，不敢念给朋友们听；也别怕朋友们听了提意见。说到归齐，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听的呵！

我们还要多念别人的作品，这里的“念”是阅读的意思。光自己写，而不多念别人的作品，不容易进步。顶好是写和读并进；自己常常练习写作，也不断地阅读好作品。自己老不写，就不能充分得到阅读作品的好处；光自己写而不阅读作品，就不能吸收经验，丰富自己。作品是写作经验最具体的表现。我们从一篇作品里，可以看出作家怎样运用文字语言，怎样描写风景，刻画人物，怎样布置全局，怎样安排各处的情节。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细心体会的。这样学习了一篇作品，我们就会明白：原来一篇好作品是一个艺术品，处处都是事前布置好了的，所以那么有层次，有发展，有起有落，有头有尾，不是随便一写，顾前不顾后，或这儿太多，那儿太少，一疙瘩一块的。

怎么去写一件事，应该由作者自己决定——怎么写的最经济，最有效果。这就是说，我们不必去摹仿别人。我们念